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六、五陰手

陶賊似知厲害，急喊得一聲「四太爺饒命！」人已跪伏在地。席泗手剛一伸，陶賊便殺豬也似哭喊起來。席泗罵得一聲「狗賊」，手再一點便沒了聲息，單手一把抓起，拎將起來，將二賊放在一起，轉身便走。姜、沈二人忙急趕上，口喊「師父」，未及行禮，席泗回顧笑說：「你們不要忙，我把那一個狗賊抓來再說。」話未說完，周家兩小兄弟忽然急匆匆跑進，兩下差不多撞個滿懷。

席泗停步問道：「那狗強盜逃走了麼？」

大的一個答道：「你剛將他點倒，放在殿台下面，剛一轉身，廟場賣膏藥的刑二忽由樹林旁邊跑出，怕他打我沒有敢喊。幸而先並不知解法，連拍帶捏了好幾處，人都未動。後聽低聲說了幾句，狗強盜也未開口，不知怎的竟會被他解了穴道，便同逃走。」

「狗賊好似痛極，還叫了半聲，被刑二將嘴按住，逃得甚急。因四太爺方才不許開口驚動外人，沒有喊你。等我趕到下面，我兄弟正由前面趕來，他說並未遇見有人逃過，這條路無人往來，這好月亮，眼前的事竟未看見，真個奇怪。」

姜飛驚道：「那賣膏藥的和廟中和尚是一黨，再加上一個墨蝴蝶，莫要走漏師父機密，我們快追他回來！」

席泗笑道：「廟前人多，如何下手？二賊知我厲害，決不敢在此停留。也是我一時大意，只知賊黨共有三人，沒想到平日假作賣拳、實是黑賊的刑二與禿驢法光是一黨，今夜三賊也與相識，方才三賊尾隨你們，曾往禿驢殿房中去了一次，照此情勢，三賊尾隨想害你們，禿驢必已知道，只不知我會在此。」

「也許刑二想要分肥，又料你兩弟兄有點來歷，掩在一旁偷看，見狗賊被我點倒，趕進林內乘機下手。我因淫賊墨蝴蝶作惡太多，想多給他吃一點苦頭，以為這裡不會有人來此。又恐你們吃虧，並想試試你們膽力，隨便把狗賊氣穴閉住，未點死穴，放在台下暗影之中，匆匆趕來，一時大意，被他同黨救走。」

「此時還有二賊不曾打發，禿驢想已得信，再往追賊難免生出枝節。好在我既安心除這狗賊，不怕他逃上天去，無須忙此一時。開封城內就有幾個閹黨，均是廢物。禿驢知我的來歷，決不敢當時發難，甚或先自避開都在意中。前往通風的人不等趕到，我們已早走開。我先發落這兩個狗強盜再打主意罷。」

這時陶賊已被點了啞穴，王賊想掙起逃走，見此情勢，認出來人正是綠林中聞名喪膽的那位魔頭，知其心狠手辣，疾惡如仇，乖乖聽命或者保得殘生，哪裡還敢再存逃念，戰兢兢爬起，蹲在陶賊身旁，低聲警告，說這位太歲的厲害，並且軟硬不吃，任你千言萬語，他有一定之規，最好聽憑發落，詞色恭順到底好些。

否則，過於膽小怕死，沒有骨頭，固招四太爺生氣，白吃苦頭；稍微嘴硬，處置更是厲害，叫你哭笑不得，死活都難。

正在心驚肉跳，愁顏相對，悔恨無及，忽聽說要發落，王老虎忙即壯著膽子起身走過，顫聲說道：「四大爺莫要生氣，我們自知罪惡深重，犯在你老人家手中，能放我一條狗命自是感激萬分。否則也請先將我那朋友陶三奎解開，任憑發落，只請手下留情，該死該活賞我們一個痛快。」

席泗這次和沈、姜二人見面，直似換了一人，神態既極從容，詞色尤為文靜。本來面有笑容，見王老虎走過，將一雙炯炯有光的英目注定王賊面上，一言不發。

聽完停了停，忽然笑罵道：「你這狗強盜倒會打算，知道我軟硬不吃的脾氣，又最恨那平日窮凶極惡，一旦被擒打敗，便搖尾縮頭、貪生怕死那樣沒骨頭的狗種，想假充光棍，於中取巧，顯得你力竭勢窮，便自認命，決不含糊，也不和瘋狗一樣滿嘴狂噴亂咬，一個投了我的脾胃便可從輕發落，日後再去為惡，還顯得你是光棍，栽倒在我手中也不算丟人。」

「卻沒想到你這狗賊欺軟怕硬，經不起風浪，平日何等兇惡，此時知我厲害，心膽早寒，明知逃走不脫，出於無奈，口氣彷彿軟中帶硬，不是膿包，實則聲音都抖。我最恨這樣無恥敗類，比那真膿包還要可惡。你方才說光棍眼裡不染沙子，也不想我怎會吃你這一套！」

話未說完，王老虎已嚇得渾身亂抖，由不得矮了半截。

席泗見他跪倒，似更有氣，兩條長眉往上一飛，兩目精光外射，哈哈大笑：「我果然看得不差，想活容易，你方才自稱罪惡深重，你且照實說出，只有一線之路可以寬容決不殺你。」

王老虎自知平日殺人劫財造孽太多，哪裡還敢開口，跪在地下一路叩頭，哪裡回得出一句話來。

姜飛想起他方才可惡，揚手就是一掌，打得順口流血，握著半邊痛臉，直呼「小爺饒命！」

席泗便令姜飛將陶賊拖來。姜飛依言拖到，席泗先將穴道解開，使其自供罪惡；否則用五陰手點他重穴，叫他受盡罪孽，死活都難。二賊知他說得出做得到，心膽皆寒，沒奈何只得備將平日姦淫殺搶種種惡跡說了出來。

席泗笑指王老虎道：「我只知你殺人搶劫許多可惡，陶賊動輒殺人全家，好些良家婦女都是先奸後殺，死有餘辜，還不知他以前又做過捕快，如今積了許多造孽錢，在家做惡霸，已該萬死，每年還要出來做上幾次強盜，又與閹黨勾結，魚肉良民，無惡不作。」

「今日犯在我手內，就這樣死法未免便宜了他，我照例每次動手只誅首惡，一則他比你還要該死，二則我不願留下死屍連累旁人。你雖萬惡，偶然還能送點賊贓分與窮人，有這樣一個替死鬼在前面，大大便宜了你，再想做強盜出去害人雖然無望，三五年的狗命總可保全，落個全屍回去。但我向不輕放惡人，必須代我辦一點事，你願意麼？」

王老虎知他下手心辣，聽口氣自己已可保全，不禁驚喜交集出於望外，連聲應諾。

席泗笑道：「此事容易，我因陶賊淫凶萬惡，想替那許多苦主冤魂出口惡氣，叫他死前多受上幾天活罪，就便保一全屍，不使官差看出，免得連累好人。少時將他點了重穴，必須由你背他上路，僱一車轎送他到家；我再將你真氣點破，由明日起你便一天弱似一天，終身不能用力。如其改惡歸善，只要心平氣和，也許多活兩年。否則休說與人動武，稍微發怒便要早死。」

陶三奎久在綠林，比王老虎還要明白，深知敵人厲害，先知惡名久播，無法求生，只想求個痛快，不料敵人這等疾惡，情知那五陰手的厲害，一經點了重穴，六脈全乖，身軟如棉，人便癱癱，休說手打，便是一張紙頭拂在身上也是奇痛鑽心，勝如刀割；並且聲音已失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此是武當、崑崙兩派對付敵人最厲害的手法，不是對方萬惡滔天從不妄用。死期長短全憑下手人功力深淺。最厲害的使敵人受盡七日夜工夫的苦痛，方始狂噴黑血而亡。想起近年業有良田萬畝，妻妾成群，何等享受，好端端靜極思動，妄想勾結閹黨謀個官做，又不捨得先墊本錢，遇上機會照樣還是明搶暗偷。

如非貪心太盛，大小不拘，遇上機會決不放过，憑自己的家財，像兩小狗所帶這點有數銀子怎會放在心上？做夢也未想到惡貫滿盈，為這有限幾十兩銀子送命，還遭慘死，越想越不值。

方才如非被小狗將手打傷，或者也能逃走，今已無望，不由怒火中燒，咬牙切齒，假裝膽寒手戰，暗將力氣運足，雙足蹬地，突然縱起，冷不防照准姜飛一頭撞去。本意暗算泄恨，死前試他一下，不問成功與否，人一落地便往側面石筍上撞個腦漿迸裂，省得受那活罪。

不料身剛一挺，耳聽哈哈一笑，暗道不好，已被席泗夾背心一把抓住，宛如中了一把鋼鉤，其痛徹骨。剛慘號得半聲，猛又覺腰際間軟骨微麻，人便不能言動。

席泗隨手將他放在王老虎肩上，令其捧住，笑道：「我近年不為己甚，雖恨此賊淫凶，強盜之外兼充惡霸，闖黨，恨他不過，畢竟這類手法太慘，還在舉棋不定。賊巢又遠，更恐識竅的賊黨中途解救又去害人。只有點他重穴才可無事。正在盤算，不料他會自作自受。」

「我這兩個徒兒均未成年，人又善良，你們素不相識，共總只有幾十兩銀子在身邊，不是什麼豪紳富商。方才聽你二人途中商計，你不過想將銀子搶去便罷，他因吳賊說這銀子乃他得而復失之物，料定家中還有，不特要逼人家全數獻出，還要全數殺死，為吳賊出氣。」

「這等兇惡已無人性，此時死在臨頭，還敢當我行兇，平日隨意殘殺慘無人道可想而知，不給他多受一點罪孽情理難容。先想叫他上路之時再受活罪，給你省一點力，但我此法久已未用，還須費事，賊禿驢通風約人又將到來，好些顧慮。」

「這樣再好也沒有，我已點了他的重穴，休說被人擠撞，你背在身上稍一走動他便痛苦難當。此賊便是惡人榜樣，我現將你真氣破去，以後無法為惡。如見同類賊黨，可將今日之事告知，勸他們早日回頭，免遭惡報，你背了他走罷。」

王老虎早已心寒膽顫，痛悔前非，一面答應，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席泗把臉一沉道：「你見以後不能做賊傷心麼？」

王老虎哭道：「小人雖是強盜，當初原是出於不得已，不過性情太暴，殺了幾條人命，有時想起也頗後悔，早想洗手改行，只為手頭大鬆，好交朋友，接濟苦人無什餘財，遷延至今。這兩弟兄事前不知是你徒弟，因和吳章交厚，聽了一面之詞，意欲代他出氣，就便分點銀子化用。」

「曾勸陶三哥專搶銀子，不殺他們，免留死屍連累別人，雖非有什好心，並無殺人之念。如今悔恨無及，活在世上成了廢物，以後不能做賊，我又是個窮漢，轉不如死了痛快，但我自己不能下手，四太爺可否算好日期，點我穴道，只不要用五陰手多受罪孽，我將陶三哥送到家中，能夠到日無疾而終就感激了。」

席泗注目靜聽，略一尋思，笑道：「你以後不能用力，無法謀生，果然死了的好。如今給你三個月期限，由你將人送到，安排好了後事，到時無疾而終也可。但我所說必須辦到，三月之內力氣還在，你如違背我所說，或者為惡，被我尋去，你這狗賊罪孽比他所受更大，莫怪我狠。」

王老虎連聲謝諾。席泗因見陶賊被王老虎用手由後托住，前身搭在肩上，頭上正冒冷汗，二目凶光亂轉，又教了一套話：「有人如問，你推生了急病，連夜僱車送他回去。並說陶賊財產妻妾均是偷盜霸佔而來，照他所說並無子女。別的惡事你不許再做，陶賊死後卻可代為做主，將他搶來的妻妾給資遣散，所有田財分與貧農窮人。如辦得好，也許多活兩月，到時我自前往尋你。」

王老虎聽出似有生機，心方一喜，忽聽喝道：「話已說完，還不快走！」跟著，便覺背脊上軟筋扭了一下，酸痛難忍，幾乎叫出聲來，料知點了奇怪穴道，大約還有三月壽命，只不知日後往尋是何用意，心亂如麻，只得謝別，背了陶賊走去。

姜飛等人走遠，笑問：「師父為何輕饒了他？日後尋他作什？莫非這樣惡人還想救他麼？」

席泗道：「小娃兒家曉得什麼！我們耽擱雖然不久，禿驢必已喊人，我師徒一走了事，周家兩小弟兄卻不可被其看出，好在方才沒有與賊對面，我已另托了人，只不同路便可無害。此地不宜再停，分路走罷。」

隨令周家兩小弟兄帶了所餘酒食由樹林後繞往前面，自帶沈、姜二人徑由龍亭後面土坡沿著林間曲折小徑直奔城牆之下，令姜飛伏在肩上，單臂夾著沈鴻越城而過。

姜飛方說：「師父，我和大哥的包裹銀兩還在祠堂裡面呢。」

席泗笑道：「還用你說，方才我見三賊跟在你們身後，便料事完不能回去。恰巧遇見一位同伴，已托他前往代替，好在看祠堂的老頭和周雲瑞是弟兄，去的人又與相識，並還周濟過他，不會不與，有這大一會想必也快到了。禹王台我還約得有朋友相待，行李便送到那裡。時已不早，到後再說吧。」

姜飛邊走邊問，「那代取行李的可是白天送銀子的師叔嗎？」

席泗搖了搖頭，笑說：「那是你八師叔，已起身往老河口去了，你年紀小，沈鴻武功還不如你。我目前身有要事，又不能常常帶你們一起，我們這班人和闖黨都是死對頭，江湖上仇敵也多，你們武藝未練成時還是不要多說多問，免得走口多惹麻煩。」

「墨蝴蝶漏網已頗討厭，雖然他已知我來歷，吃過兩次苦頭，又知你弟兄是我的門人，就是途中遇上也不敢隨便侵犯，到底可慮。他如向有本領的賊黨指點，你們走到路上就危險了。」

沈、姜二人見師父催走，不令多問，料有事故，便未再往下說。因那龍亭乃宋宮舊址，偏在城北，禹王台與繁塔均在城南，三人由北城越牆而出，南北相去還有不少的路，到了路上，姜飛覺著沈鴻跑起路來似比自己還有長力，心想大哥文弱，無什本領，如何走得這樣輕快。

笑問：「大哥練過輕功麼？」

席泗笑道：「他在少林寺苦熬了幾個月，什麼武功也未學過。但他每日和人挑水，上下山路從未間斷，此是廟中和尚考驗新來人的心志，無形中卻紮了一點根基，空身行走自然輕快。你雖練了三年，打好內功底子，但無實驗，好些不能發揮，平日顯得動作輕快，樣樣都比他強，走得稍遠，再一快跑，稍不留神便沒有他氣勻。」

「這個還在其次，初見時我憐他志行堅苦，與尋常酸丁大不相同，可惜人雖聰明，稟賦不夠，也是機緣湊巧，我與你師父樂游子上半年秦嶺相遇，無意中我問他討了一粒武當派特製的天雄丸，沒有用去，我捏成粉末，和入酒內，勸他吃了。」

「此藥服後不久真力真氣逐漸成長，與日俱增，再要得到名師傳授，肯下工夫，更顯出他的靈效，武功練到什麼境界，真力真氣也隨同增加，今日想已發動，故此你練過內功的人腳底反沒有他輕穩。」

「你是外行還看不出，途中如遇賊黨，像你兩弟兄，一是腳底堅實，步法散漫，一是輕快而不堅實，看去像得過內家傳授，卻都是個二百五，對方誤會你們有心做作，便難免於跟蹤窺探，多出麻煩。我於百忙中抽空來會你們，一半是想自己事忙無暇傳授，你們是我記名弟子，人又都好，不願受人欺侮，想叫你們先往老河口去尋二哥樂游子，正式拜師，請他指教。」

「他是個讀書人，和沈鴻相近，必蒙賞識。再說你二人的仇家均在湖南，將來由當地起身除這兩個惡霸也方便些。不過你二師伯形蹤無定，常時往來均水、漢水上下流和武當山中，如尋不到，可往臥眉峰下尋他。再要見不到，只尋到一個駝背姓崔的採藥人便可問出蹤跡。」

「但是此時天下荒荒，盜賊縱橫，你兩弟兄走此長路難免危險，因此把你們引往禹王台，見幾位老前輩，日後相遇好有照應。我再傳授你們一點武功，暫時藏在鐵塔上層，用上一兩月的功，學一點防身本領，再回上路。好在姜飛練過三年內功，有了根底，方才龍亭禦敵，看他動作甚是機警輕快，經我指點，不消多日便可應用。」

「沈鴻暫時雖不如他，因已服了強身大力的靈藥，本門秘傳十八擒拿手最易速成，先將這十八手學會，閒時再由姜飛照所學傳授指點，練起來便快得多。你看日淺，本門心法與眾不同，只要本身真力不弱，或是內功有點根基，應用極快，遇見能手雖還不敵，差一點的毛賊必能對付。少時和各位師伯叔見面，再能得到一兩件兵器就更好了。」

「禹王台和繁塔以前本是城裡有錢人遊玩納涼之地，近年為了闖黨專權，政刑暴虐，民不聊生，一出城門便不安靜。這班豪紳巨富俱都寶貴性命，稍聽風聲嚇得要死，一齊都住在城裡，以為靠這一道城牆便可把千萬人民的怒火隔斷，永保富貴。一面仍在搜括人民膏血，供他窮奢極欲，把這些窮苦人看得畜類不如。」

「自知怨毒已深，城外貧苦的人都是他的仇敵，一律當做盜賊看待，只管相隔不遠，卻都視為畏途，早已絕跡，縮頭城中，暫時享受荒淫奢侈的生活，哪裡還敢出城一步。今年為了水旱蟲災，年景大壞，人民無可搜括，只一逼得太急便群起反抗，不是全家

逃亡，便互相團結揭竿而起。

「近城一帶還好一點，稍微走遠，沒有來歷，或是未僱有保鏢的商客寸步難行，從夏天起便鬧得連差人都不敢下鄉。否則，今夜禹王台一會哪有這樣安寧自在？雖然我們不會怕閹黨爪牙，無故到底不願多事。其實苦人和苦人在一起都能發生同情，互相扶助，只是狗官無能，雖有綠林出沒，並無傳言之盛，不過帶有財物、結伴不多的行旅容易遇到盜賊，難免危險罷了。」

「鴻初往嵩山乃是一時湊巧，又沾了往投少林寺的光，這次來到開封所乘的馬又是他們一望而知的標記，而兩湖一帶魚米之鄉，光景又比中原稍好，才得平安無事。否則，由孝義到開封這條路正是綠林出沒之區，如何能夠安然通過呢？」

師徒三人邊說邊走，禹王台已然在望。開封地形低凹，像個鍋底，常受黃水之災，地土都成了黃色，無什風景。鄉村中都是土房茅舍，又當水旱頻仍，民窮財盡，到處是靜悄悄的，偶然聽到一兩聲犬吠，顯得十分荒涼。只禹王台一片樹林較多，古吹台繁塔又是歷史名跡，算是風景之區。月光下滿地清蔭，林木森秀，看去夜景也頗清麗。

沈、姜二人遙望前面山坡向著月光有幾株大樹，樹下有一高約兩尺、不甚齊整的大圓石，石旁環坐四人，都是布衣布服，神態悠閒，看神氣似在相對笑語。還未走近，內中一個身材矮瘦的中年人已先起立，笑呼：「四兄來了。那兩個便是他新收徒弟。」一面迎將上來。

席泗先令兩小弟兄行禮，笑說：「這位是你六師叔，姓杜名德。」

轉問二人的行李可曾取到，杜德笑答：「歸途我還探出閹黨一點信息，聽說要尋四哥呢。」

席泗剛把兩條長眉往上一揚，中座一個矮胖老人已笑呼道：「六弟就是這樣性急，等大家見面再談多好。今夜四妹並還辦了酒菜，我們弟兄終日為他人忙，難得聚首，乘此月白風清，座無俗流，這裡老香火又是我們熟人，尤須避諱，你們坐下暢飲幾杯再談如何？」

席泗等走到石前，先令沈、姜二人朝上行禮，一一引見，二人才知方才說話的矮胖老人名叫李生同，並非本門師長。只旁坐一個貌相清臞、看似中年、實則年已六旬的黃衣人乃三師伯歐陽恒，號笑翁。另一中年白衣女子乃中坐老人之妹李玉紅，均是關中大俠，成名多年的老前輩。行完了禮，便在下首席地而坐，眾人先只隨意說笑，不曾提到正事。

一會當地香火老張用木盤端了兩支熏雞、大碗牛肉、許多花生、香乾之類酒菜，連同杯筷一齊放向石上。眾人便拉老張同坐，老張笑說：「蒸饅快好，等我連蒸籠端來，再陪諸位同吃罷。」說完轉身走去。

杜德便問：「這老香火是自己人麼？」

席泗道：「六弟和我們一起多年，如何說出這樣話來？只要是窮苦人都和我們一路，決不會幫助閹黨，走漏機密。我是想暢飲幾杯再談，可以助興，你當是避人麼？」

杜德笑答：「我隨便一說，四哥如何認真？」

李玉紅笑說：「席泗兄久別重逢，還是那樣心直口快，看你這兩個徒弟多麼文靜恭謹。」

席泗笑道：「我還忘了和諸位兄弟提起，這兩小娃雖是我的記名徒弟，別無本領，不久便往老河口去尋二哥拜師求教。這小的一個並且還是二哥以前看中的。這樣長途千里，路上毛賊又多，我隨身只有一根打狗棒，束在腰間當褲腰帶，別無長物，打算少時傳他十八擒拿手，如有稱手兵器也好一點。」

李生同笑道：「事情真巧，本來急切間還真沒處拿去，昨日我由洛陽起身，本意想往山東訪友，中途遇見四妹和兩女友與一伙惡賊爭鬥。內一狗賊正是老賊燕雙飛金育，仗著一手三暗器，甚是扎手。四妹有一姓陳女友已被打傷。老賊人多，正在苦戰不退，被我無心撞上，上前助戰。」

「恰巧八弟奪回墨蝴蝶的銀子，聞得喊殺之聲，由側面山凹中趕來。也是老賊惡貫滿盈，他那毒藥暗器硫磺槍被我逼住，未及施展，好容易抽空取出，吃八弟由身旁掩到，一粒霹靂火恰巧搶在前頭。他與八弟初次相會，只當那是鐵彈，我又追逼甚緊，無暇閃避，用槍頭一擋，不料火彈爆發，炸成粉碎，老賊連手炸斷，受了重傷。」

「四妹恨他不過，不顧危險，由賊黨圍攻中飛身縱起，一劍將他刺死，跟著便將為首諸賊殺傷殆盡。正要起身，四妹覺著老賊所用兵器都是上好純鋼打就，又極靈巧，隨手取走，現帶身旁。妙在老賊兩件兵器都是一對，所用判官筆才只一尺多長，另一件三折鉤連槍又可收縮長短帶在身旁，看不出來。他本昔年武當門下棄徒，如以轉贈兩位賢姪，正是本門兵器，再好沒有。」

李玉紅由身邊包裹內將那兩對兵刃取出，另外還有幾件暗器，一齊交與席泗，分賜兩小弟兄，笑說：「老賊心機太深，無論兵刃暗器都有富餘，照例用手之外另備一套，以防遺失毀損，有時只用一種。除毒藥暗器業被炸碎，餘均被我取來，不過我非武當門下，還要四兄親自傳授罷了。」

席泗大喜，忙令兩小拜謝，一面當眾傳授，告以用法，同坐諸人也各從旁指點。跟著老張端來蒸饅，沈、姜二人知道師父不久分手，好容易抽空傳授，夜飯業已吃過半飽，無心飲食，稟明席泗，當眾練習起來。

眾人見二人用功勤奮，人又聰明，一教便能領悟，俱都心喜，互相稱贊，一面飲食一面隨時指教。時光易過，不覺月影偏西，看核狼藉，二人手法也漸學會，但尚不能應敵。席泗想不到學得這快，照此勤習，不消多日遇敵便可應付。玉紅更愛姜飛年幼聰明，又親自起身傳授暗器。

二人一心練武，惟恐不能記全，始終全神貫注。師父和同坐四人所談又多隱語，一句也未聽出。

後來相對演習了幾遍，自覺不會遺忘，方想學那十八擒拿手，忽聽杜德道：「四哥身有要事，須往北京一行，下月還要趕回關中，不宜在此久停，我稍微耽擱數日無妨。轉眼天明，附近居民都要起身，更防閹黨手下和我們對頭走來又生枝節，我看諸位兄長和李四姊不妨先走一步，我代四哥傳授他們，要是趕得回來，也許能和他二人同路，還可早點去尋二哥呢。」

歐陽、李氏兄妹三人首先贊好。席泗略一尋思，方始答道：「六弟代我傳授自是一樣，他們也可多學一點，但我北京之行要到後日才起身呢。」

杜德笑問：「四哥還是方才所說的主意麼？」

席泗答道：「並非一定為了此事，我還想要往汝南尋一朋友。好在話已說定，天亮前就分手罷。」隨告老張，兩小弟兄隱居塔頂練武，托他照應，代辦食物，老張連聲應諾。杜德又給了他幾兩銀子。

席泗命兩小弟兄將剩的酒食吃上一飽，乘天未明，由杜師叔領往塔上安息，每日背人去往傳授，比較預定可以多學一點防身本領。二人看出師長要走，甚是依戀，胡亂吃了一些。老張打掃乾淨，各自回屋，席、李、歐陽四人便同起身。沈、姜二人正隨杜德往繁塔走去。

這時殘月初斜，天色尚無明意，到處靜沉沉的。姜飛眼尖，想看師父走往何方，正在張望，忽然瞥見路旁土崖上兩枝大槐樹後似有黑影一閃，再看已無蹤跡。樹後不遠臨近官道有一列上房，因未看清，恐杜德說他大驚小怪，便推解手往崖上趕去。

到後一看，樹後空空，崖下兩所土房似有一家豆腐店正在夜作，磨聲軋軋，微聞有人說話，聲音甚低，心疑土人出門解手，也就罷了。歸途忽然想起，師父命我二人藏身塔上，原是不令人知。塔旁不遠便有人家廟宇，方才又曾見人在樹後一閃，難免被其發現，蹤跡仍以隱秘為是。

心正尋思，杜德見他趕回，笑問：「賢姪解手何必去到坡上？」

姜飛低聲笑答：「師父原令弟子蹤跡隱秘，左近人家甚多，塔前還有廟宇，天已快亮，恐被外人看出，土崖較高，意欲就便察看形勢。」

杜德聞言，四面一看，忽似有什驚覺，故意說道：「此時起身，走到中午便可趕到朱仙鎮了，我想和廟中香火說兩句話，不知

醒了沒有。」

姜飛會意，正在隨聲附和，杜德忽拉二人往側面樹林中一閃，說：「繁塔就在廟後，廟牆已毀，你們由此進去便上塔罷，不用等我，事完會來尋你們。」說罷分手走去。